

中国故事

李 冯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故事 / 李冯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305-05278-1

I. 中…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8285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中国故事

责任编辑 杨全强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18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278-1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李冯

今年整整一年，我都在筹备拍电影，这是一件远离文学的事，至少在技术层面上。众所周知，电影是一个黑洞，会最大限度地榨取干人的精力，每天都在自我说服，拍电影很有趣，从中获得的体验，总会对日后的写作有隐秘的好处，但实际上我还是很羞愧的，因为，这部电影拖的时间越来越长，从年初拖到年尾，我的烦躁与日俱增。

我的天性极不喜欢回头看，重新翻阅《中国故事》，确实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写这本小说集的时候，我还呆在广西，在做大学老师，满心怀疑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作家。当时我运气不错，有杂志来约稿，之所以写《多米诺女孩》，是因为著名编辑朱伟替《花城》杂志约稿，而且一次约三个短篇，在同一期发表，这对于总共也没发过三个短篇的我来说，真是无法拒绝的诱惑，所以在截稿日期之前，我每天都吭哧吭哧地写，有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为了能够写完，我买了张黑色的大餐桌，放在客厅廉价的彩色瓷砖上，就像小加工厂拉到了第一笔订单，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再也写不出东西。

小说集里的小说，水平参差不齐，主要原因是那时完全不会写，《多米诺女孩》写了二十多个开头，后来终于写完，结构变得很花哨，还充满了俏皮话，但之所以写完，主要是内心足够真诚吧。如果，心里有话要说，总会找到一个方式把话说出来，后来，写作技术稍微好了，碰到写不顺的地方，会拿昨日的技术过度，写得就会不那么好了。中国作家总喜欢骗自己，所以检验一个中国作家的办法是，拿他以前的作品看，会看到很多杂质，比如向流行妥协、不自信、虚荣心、自欺欺人等等。《中国故事》这本集子里，也有大量的杂质。

《十六世纪的卖油郎》就有杂质，这篇小说否定了爱情，充满反讽，看起来很聪明，实际上只是在卖弄。我宁愿喜欢另一篇《最后的爱》，那是个有点搞笑的幻想小说，里面的人物真诚地为生活付出着代价，他还相信爱情，或者简称为爱，这我很喜欢。在生活中，是这类正面的价值支撑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痛苦与时光流逝中生存，哪怕我们的每一天都是负面的。写小说这件事情，作者首先要相信自己写的，包括每一行字，每一个段落，其实，电影何尝也不是这样（对不起，我走神了）。写《最后的爱》的时候，我正陷于一种奇怪的单相思，非常难受，所以才会写这个主题。我的回忆就此打住，不管我的电影拍不拍，我都会尽快结束那件事，带着我已经和获得的经验和信念写下一些小说，就像一个将军带着重新招募的百万雄兵回到战场，那将是愉快的驰骋，也会伴随着无穷无尽的创造。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日

目 录

自 序(李冯)

多米诺女孩 1

招魂术 27

中国故事 48

十六世纪的卖油郎 68

最后的爱 81

地铁 93

探望 105

我的朋友曾见 117

王朗和苏小眉 130

在锻炼地 198

蝴蝶 248

牛郎 267

多米诺女孩

升降翻转它将飞得更好

即使是最后一次也还有一次

——韩东《飞盘》

—

一九八八年秋，一个历史上不那么敏感的年份中气候最宜人的傍晚，女孩在招待所配备了陶瓷浴缸的浴室中洗完澡，然后走下楼，开始了在这所她仍不太熟悉的校园中，最后一次没有目的的散步。她穿了一件白 T 恤，和一条淡紫色的背带裙。光滑、富有弹性的脸上，是那种校园中常见的，眼睑低垂、自矜而又不自信的表情。因而一眼望去，很容易把她与低年级的学生相混淆。她的年龄为二十五岁。之所以会使人产生错觉，我们想，恐怕得归因于她自幼生长的良

好家境，之后，无微不至关怀她的男友，以及，她可能从未体会过一个暧昧、混乱而完整的少女时代。她长发披肩，这是一种较易让人产生丰富联想的发型。虽然当我们初次见到她时，它们仍是湿的。

对于这次散步，后来在通信中，她不止一次作了详尽的描绘。考虑到诸如以下原因，我们可以认识到她的充分理由。一，以散步为界，她开始背叛原来的男友。因此像一名罪犯，她必须为自己寻找某些合乎逻辑的动因和解释，哪怕是理性或潜意识层面上的。二，爱情，意味着相互占有，也包含了被占有，她这么理解。可在此以前的七年，已经随着头一次恋爱，无可奈何地逝去了。故而出于救赎心理，她觉得应该将属于新男友的私人时空尽量提前。三，下面我们将提到，在她与新男友间，存在着如年龄、身份、居留地点等多方面的隐患，使得这次恋爱浪漫有余，同时危险也有余。所以她才如一名迷路的建筑工人，一方面让危楼迅速升高；另一方面，不得不反复巩固地基。从她不断发出的信件，我们可以看到，她最初的文笔是相当笨拙和幼稚的，仅会把“他”比喻为那只忽然落到她脚边的飞盘。但随着感情升温和操作日益熟练，她的表达就大大丰富了。她开始回顾起当时环境和气氛的细节：陌生的小道、孤单的背影、黄昏中光线与空气的微妙组合，以及她同样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她几乎是不自觉地运用了文学中的意识流手法。并不断地增补、更新，掺进了大量有关的背景材料：她的童年、少年，她在此地半个月的进修生活，她原来的男友——从他们乏味的青梅竹马到更加令人乏味的日常争吵——等等等等。她就这么一次次迫使自己 and 对方回到他们相识的起点。使

得这些充斥着洛可可风格的信件让人难以卒读,犹如一个不愿离开襁褓的婴儿,似乎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抑或安慰。我们不得不再度提醒大家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实际上,她应该知道,就在她给那些片断赋予种种夸大、指向明确的意义(等于往画布上的青苹果涂上层层厚重的油彩)的同时,她的回忆正失去了真实性。所以关于那次散步,我们唯一所能确定的细节,便是她左手上有一只前男友赠送的戒指(可能代表订婚,也可能仅仅意味着爱情)。半个月来,为了回避班上那些已婚男子——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最远至新疆的某油田,普遍都把离家进修视为一次绝好的放纵机会——的纠缠,她一直将它戴在表示已婚的无名指上(当然这除了更激发那些男人肆无忌惮的情欲,不会有什么用)。此刻,在微凉的晚风和安全的暮色中,她不知不觉又将戒指取下,套回了原来的中指。

希望绕开晚饭后同样出来散步的女生(在光线模糊的楼房、草坪和花坛间,她们三五成群,或携带男友,似乎像花花绿绿的蝴蝶无处不在),她特地选择了一条从未走过的路线:从招待所出发,经过一个废弃的水塔和学生食堂背面,沿着校办工厂和附小的围墙,最后抵达校园偏僻的西北角——留学生部。它由一个包括两栋小楼的庭院构成,在一九八八年,在一个颇为奇特和热闹的所在。我们可以让那女孩为沿途平庸的风景和此行偶然与宿命间的关系继续大费周折,提前在这儿等她。在院子的正门外,可以看到各种肤色的留学生、外币贩子和想走捷径出国的妙龄女郎在活动。另外,还能见到两名相距数十米,互掷飞盘的男孩,他们是陪住的中国学生,在那年的秋、冬两

季,这一直是他们饭后的余兴游乐。他们,及那只飞盘确实曾经存在,因为诗人兼小说家韩东,曾与一些友人去那儿消磨过时光,并作有《飞盘》一诗。打开《他们》文学不定期刊第五号,可发现诗作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必须注明,我们引用该诗,并非指韩东,或其他人与女孩有何瓜葛,仅旨在对场景作一描述:

飞 盘

一只圆盘从他的手中飞出

一只圆盘不断地像无数只圆盘

从他的手中平缓地飞出

绕过了更高的高度突然跌落

这一次需要你找到它

草丛中拒不回答的是这只圆盘

升降翻转它将飞得更好

即使是最后一次也还有一次

看不见接放的人只看见他们脚下的黑暗

.....

我们无法复述全诗,因为如诗说,黑暗已经来临,那是一种无差别的黑暗。这在两名男孩内心引起了一阵恐慌。他们意识到,今天

并无朋友来访。而没有事先与女生订下约会,他们不知道如何打发已经到来的夜晚(我们很遗憾,他们应该想到去图书馆自修)。于是,当一名男孩从冬青树丛里翻出失落的飞盘,回身隔着浓浓的暮色,望见一名女孩(如前所述,她的外表具有欺骗性)正远远勾着头走来时,他没有犹豫,便一撒手,让飞盘像一只白色的大鸟,越过了对面男孩高高地跃起的手和头,向她飘然飞去。

我们姑且将两名男孩分别称为甲和乙,尽管在信中,女孩一再强调了恋爱的一见钟情性质,并固执地将双方钟情的时间地点作了界定,但我们觉得,至少在当天晚上,要明确男孩甲和乙的主次相当困难。我们看到了他们三个在夜色中离开学校,穿过了一些街道。那天下午下过一场雨,川流的车灯映到路面上,使街景比平时略显得优雅繁华。他们去到了市中心稍侧的一个公园,没有入内,攀登起环绕公园的旧城墙。他们站在城墙上观赏夜景,闲谈,之后从另一头下去,返回学校。我们注意到,在全过程中,男孩甲和乙与女孩的距离保持对等(视路面宽窄,分别处于她的前后或左右),与女孩有限的身体接触也持平(甲乙各有一次。因湿滑陡峭,上城墙时甲回身拉了她一把。返回途中,女孩过街时只顾说话,没留意急驶而来的汽车,乙便习惯性地伸手推她,似乎不慎触中了她的T恤内胸罩的搭扣)。所以,如果不去考证女孩信中省略掉的是哪次接触,那天晚上值得一提的,大概只有城墙上的夜景了。城墙高约二十米,上面视野开阔,风大凉爽。一面对着灯光阑珊的市区,一面下边卧着一个巨大的湖。

湖面吸收和反射着夜空中的星光,安静,而深邃。一直望去,视线可及两座前后并峙的圆锥形山峰。假如夜空干燥,甚至可辨认出前一座山峰上天文台隐约闪亮的白色半圆屋顶。这儿,是生活中现实与浪漫的交界,亦是恋人们的理想去处。

真正的质变,可能发生在第二天下午。头天晚上,女孩回到招待所,同屋来自青岛的那位中年妇女告诉她,学校替她预订的船票推迟了一天。她没有多想,上床睡觉,大概是那一阵上课太疲劳的缘故,她睡到了第二天中午。她起来吃了午饭,便像多数女性喜欢的那样,上街购物。秋天气温一日一变,上午又下过一场雨,有些阴冷了。她挑大商场逛,想到学习班已经结束,不由感到愉快和放松。于是当她拎着一大袋食品走进学校后门时,她觉得可以允许自己找个地方消磨掉下午。她按两名男孩给的房号,重新去到留学生部,敲开了一间房门。昨天的一个男孩独自在里头看录像。她随他走入房中,电视屏幕上恰好一名歌星登场,镜头移至台下,大批外国少女疯狂地在尖叫,仿佛她们正遭到暴徒的袭击。地板上是卸掉了支架的床、两只音箱、一些凌乱的书、花布和陶瓷茶具。墙上贴满了黑人摇滚明星照、中国计划生育海报和一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室内的光线被紧闭的窗帘隔得很暗。她小心不踩着地上的物件,似乎还闻到了一股外国人的体味。一时间,她的感官被这欧化的布置刺激得敏感和迷失,就像误入了某个排练场,她觉得自己和男孩都不属于此。这是一个不真实的所在,她不清楚和男孩的关系因而忽然被变得亲近,还是更加疏远?但男孩显然没有类似的感觉。他请她坐到一方地毯上,自己

去屋角冲咖啡。他告诉她,屋里的财产全属于同住的老外,不过他能随意享用。她对这种寄生的方式很奇怪,问他那你能给老外什么?男孩笑笑,我教他打麻将。他压过电视里失真的重金属和弦大声补充说。她这才注意到面前的杂物间,散着一摊麻将牌,一些已竖着排成一行。于是,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他们便一边喝咖啡,闲谈,听电视上的尖叫,一边无意识地将骨牌砌完。它们绕着他俩的身体在杂乱的缝隙间穿行、延伸,暗示着某种生成,意味着时光的流驰。这构成了男孩后来给她的第二封回信。可我们发现女孩在信中却较少提及那个下午。它对她也许动感太强,过于陌生,超出了她的表述能力。但当时在那间充满了无序气氛的屋内,她应该体会到某种外部压力,并引起体内相应的变化。男孩同时不停地抽烟。在音响和烟雾持续的作用下,他俩的感官和思维应逐渐变得迟钝了。这时男孩起身去调小音量,无意触中了一张骨牌。它倒下,击中了同伴,同伴又将这个动作传递下去。于是它们形成了一道微弱但又持久的线性波浪。女孩呆呆地注视着波浪曲折地往窗边奔去。她等待着它必然的回转,直至击中她手边的最后一张。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跳跃的雪花点,大概录像带快到头了。现在那些少女的尖叫已被削弱,一些事物似乎正从她体内飞走,在与她脱离关系。她感到了一阵空虚。她不由转睛寻找那个男孩。他的座垫空在旁边,像一件证据,让她意识到方才他们间短短的距离。她模模糊糊地体会着和一个男孩度过了这么一个下午的含义,瞧着他越过地上的障碍,去拉开窗帘、推开窗子。午后白色的阳光从他肩上倾斜着射进来。她感到了晕眩。她能够看

到缭绕的青烟飞快地从暗处朝明亮逃逸,但辨不清他是否在逆光中与她对视。于是像阴暗郁闷的舞台忽然为聚光灯所照耀,他们突然也被一种迷幻、静摄的力量所固定。这是我们生活中必需、可不太常见的一幕。它抒情,而不深刻。因为在那一刻使我们忘怀一切让我们事后久久难以忘怀,不过其后果也常常令我们后悔(请想想那些被妻子打骂的丈夫,及那些怀着绝望和恐惧躺上手术台的未婚先孕少女)。可是,我们又如何抗拒自身的这种天性——这种将日常生活短暂戏剧化的渴望或本能呢?在我们寻找生命真实的同时,我们可能是更热衷于其虚假的一面。幸好,接下来没有拥抱、接吻或造爱的场面出现。倒不是这违背了女主角的性格(性格在现代小说中,早已成为作者手中的面团或魔方。考虑到读者可能被激起的欲望,我们完全可以继续描写所谓的激情,甚至加入强暴和虐待的成分),主要,是门锁里传出了钥匙的转动声。男孩的同屋、美国学生白大卫回来了。我们看到房中两人刚刚还如雕塑般凝固的形体迅速软化、恢复了常态。我们不得不佩服东方人特有的敏捷反应。男孩替大卫和女孩做了介绍,女孩也拿出街上采购的食品请大家品尝。像一个串场的小角色,大卫兴颠颠地谈起他下午的某段经历。他用的是夹生的汉语:一种书面语、俚语粗话和生造词的混合。他反复提到一些“留老师”,连男孩都不解其意。经询问,才知道是大卫根据“留学生”对“外籍教师”的套用。过了一会,大卫似乎察觉了什么,“哈罗,我操,等会儿见。”他溜掉了。我们怀疑,在男孩与大卫间有着互相提供性便利的默契。(我们不想,也不应花篇幅去介绍大卫美国式放纵的私生活。

只是愿意提醒那所学校,应该取消这种可能仍在实施的陪住制度。这实在是中国青年受毒害的温床,使他们较在原来七个人的集体宿舍中更容易犯性过失)。我们期待着男孩与女孩继续。但机缘已失,又有人敲门,另一个男孩来叫同伴吃晚饭了。

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女孩忘掉了自己的年龄、身份和男友,卷入了一场与毛头男孩的荒唐恋爱呢?如果凭借辩证法内因与外因之学说,再加上弗洛伊德派的性心理理论,我们自然可得出一份完满而冗长的解释。不过女孩的那些信件数量虽多,水分同样不少,可供我们参考的材料显然不够。所以我们只能择而指出其中较简明的一个因素,即:两名男孩对她第一印象的偏差。由于暮色,她的相貌及他们惯常地对女性漫不经心,他们误把她视为同龄人,并用一种自信、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她。诸如邀请夜游,大咧咧地调情、勾引等等。而另一方面,女孩却接受了这种错误的印象。像自动进入了角色,她以此调整了心理和言行,肯定还获得了一定的快感(第一印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在美国 D·约翰逊博士《论人际关系》和英国 A·格林《如何求职》两书中曾有详密论证)。在此,我们且略去这一现象的成因,可以去看看它的后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实,一向是无情的,甚至在当天晚上,女孩便受到了自己角色的捉弄。她随两名男孩去一间教室,参加学生中艺术爱好者组织的沙龙。那是一九八八年,大学生的头脑还被资产阶级文化思潮烧得颇为错乱和盲目。主持人刚宣布了讨论的题目,一位相貌男性化的校园女诗人便冲上讲台,大声宣布她眼中的中国文化便是——她戏剧性地顿住,抄起粉笔,回身

在黑板上写道：阳痿。听众席上一阵叫好和抗议。人们竞相上台，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每位发言者一律先将前一位的论点一驳为快，对传统文化的攻击很快演变为对对手的攻击。教室里的气氛如群殴前的足球场，迅速在濒临失控。女孩坐在下边，被一个个发言者粗暴的姿态弄得目瞪口呆，仿佛初次乘坐快艇冲浪的游客，为陌生刺激的体验迷惑。这时，她突然发现身旁一个男孩跑上去，宣布今天来出席的亦有外地某高校的文学社长。她还没来得及搞清他指的就是自己，以及其中包含的恶作剧成分，已经给另一个男孩推往前去。由于对丑陋的才女们已经感到厌倦，听众们由衷地发出一阵掌声，并反常地肃静下来，期待着她发言。后来在信里，她自然同样略去了这段回忆。不过我们相信，她当时一定难堪极了。面对着众多被愚弄了的校园精英，她就像临刑的犯人，只得根据对中学课本的记忆，结结巴巴朗诵了一首郭沫若的诗。用的是标准、动情、优美的播音员口吻（她中学确实干过播音员），她听着自己那清脆、不合时宜的声音在教室中回响（像砖块一样反弹回来），看着那些听众的表情由渴慕转为困惑——他们拿不准她究竟是骗子、是谦虚、还是在反讽？于是，在那漫长难熬的几分钟里，她原来的思维突然复活了。一天多来，它们一直被忘却在体内的某处。现在它们离开了她，却停留在讲台上方讥讽地盯着她。它们是一种混合体，是为没订到船票未及时离开两名男孩的懊悔，也是对她过去那平庸而平静生活的怀念。

第二天女孩乘船返回武汉——一个可与此地媲美的长江沿岸城

市。带着对两名男孩尚还模糊的印象,她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接下来,我们接触的将是一个相当老派的爱情故事:一对男女青年通信。结局为女方私奔。主题,则是她如何从内心和现实两方面挣脱家庭和前男友的束缚。这类故事,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五四文学起就已屡见不鲜。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传奇、元明戏曲及清代滥觞的才子佳人小说。在那些作品里,被迫订婚的小姐通常买通自己的丫鬟(相当于现代的邮差),与情人互通书柬,策划着秘密出走。不过我们注意到:爱情主题似乎从五四起便开始变异,不再纯粹地言情。回顾一下当时最优秀的几部作品——《伤逝》、《雷雨》或《家》——不难发现,爱情在其中或为残酷的社会背景所吞噬,或因儿子与后母的组合变为戏剧冲突的线索。这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有关。人们的注意力,总是被外部剧烈的事件或气氛吸引,爱情很难成为生活唯一的中心。文化大革命后,爱情描写一度在返城知青的笔下复苏。他们刚经历了荒诞的狂热和农村的苦恼,这确为良好的安慰剂。于是,在《飘逝的花头巾》中,我们看到作者虚构了一名颓废的水手。在一次航行中他偶然目睹了一名女孩挥舞着花头巾与家人告别,于是他爱上了她,准确地说是爱上了那幅景象,并突然获得了动力,开始发奋读书,一年后追踪考入了女孩所在的北京大学(作者似乎有点出了北京两个字)。这个故事打动了千万读者,不过结尾愚蠢可笑。水手来到北京大学,才发觉分别才一年,女孩已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于是,他从失恋中再度获得了力量——一种比当初还要神奇的力量——完成了优异的学业。我们不得不替爱情在这儿遭到的廉价

处理感到不平。可这已是当时最单纯的爱情小说了。往后,爱情则进而沦落为张承志大男子主义的陪衬品(见其《北方的河》、《黑骏马》),或梁晓声悲壮浪漫主义的调味剂(参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当然,我们不应发出太多的抱怨。因为再往后,我们可怜的阅读就将为莫言故事里的生殖器野合及苏童眼中的妻妾淫乱取代了。据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爱情是否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根据我们观察,只要一有出国、去深圳挣钱或类似的机会,人们总不会去计较与伴侣分离的痛苦。这一怀疑,在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政治风波中可得到进一步证实。那年五月之前,后来名噪一时的高自联领袖李录仍是高校中的一名普通学生(做过让我们故事女主角难堪的那次沙龙主持)。不久,李录携女友去北京,便在众多摄像机前举行了那次著名的婚礼。我们看到李录穿了一件汗背心,在欢呼声中与女友接吻,高自联成员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名……与其说这意味着对政府的蔑视,倒不如说爱情已被出卖。因为婚礼刚结束,李录便因活动繁忙,将女友——或妻子吧——遣送回了母校。这是一次漂亮的行动,或偶发艺术。但显然不是爱情的结晶。

自从收到了男孩先寄来的信,他俩便开始了为期数月的联系,从这年秋天,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天。男孩的头一封信很短。全信充满了赤裸裸的求爱暗示,既放松又大胆,完全没有通常该有的羞涩或对可能被拒绝的忧虑。我们几乎可怀疑这是一个醉鬼的手笔,但它那工整、细小、认真得有些做作的字迹会否定这类猜测。说到底,它更像一个自信的渔夫抛出的鱼饵。然而,到第二封信,男孩的风格